图书情报工作
第63卷 第20期 2019年10月

国内读书会运行机制与活动模式探析*

——基于全国135家读书会的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

■ 常昕
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 北京 102600

摘要：[**目的/意义**]对我国各类读书会的组织面貌、开展活动的具体方式、阅读方法进行描述，分析读书会运行中的实际问题和症结，提供读书会运行发展的方向和建议。[**方法/过程**]以社会调查和深度访谈为方法，获取我国读书会实际运行中的量化数据和一手论据。[**结果/结论**]研究发现读书会运行中存在发展定位不明确、人员门槛缺少准入机制、阅读效果缺乏衡量等症结，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借助技术手段细分阅读行为、建立有效的人员准入和退出机制、结合出口调查测量读书会的活动效果等建议。

关键词：读书会 运行机制 活动模式 阅读定位 阅读效果
分类号：G237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19.20.009

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各级政府持续倡导和推动全民阅读以及社会公众自身需求的提升，各类型读书会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人们常常或三五人或数十人，基于相近的阅读兴趣、阅读目标、对阅读的喜爱等原因相聚在一起，共同阅读、相互促进。

前人关于读书会的研究多围绕三个层面展开：①将读书会按类型划分，进行读书会运行经验和潜在问题的分类研究，如梁志敏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了我国公共图书馆主导的读书会的现状、问题和发展策略[1]；黄辉等人在介绍其他国家或地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高校读书会的发展症结和解决思路[2]。②对读书会的定义和国内外的发展历史进行脉络性、理论性梳理，如向剑勤经过系统的文献梳理，将现代意义上的读书会概念归纳为4种观点，并纵向分析了读书会的演变过程[3]。③以国外或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读书会为研究对象，探讨先进经验或进行个案分析，如陈雨杏量化梳理了加拿大多伦多公共图书馆的读书会项目，从中解析出可供借鉴的有益经验[4]；侯君洁通过实地观察和文献分析，从读书会运行者和读者两个维度介绍了香港地区读书会的发展经验[5]。

本研究意图切入更微观的视角，对我国各类读书会的组织面貌、开展活动的具体方式、阅读方法进行描述，并从中分析出读书会运行中的实际问题和症结，从而为读书会发展思路的厘清提供基本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框与抽样渠道

2018年7-11月，笔者采用随机抽样的办法对全国各地读书会组织进行了一次小型社会调查。调查以问卷形式开展，随机发放问卷的抽样框主要为两个：一是人民出版社读书会近年来在阅读推广和联盟培训过程中积累建立起来的读书会通讯库，采用电话问卷的方式随机抽样并获取有效问卷；二是在第二届至第四届读书会发展大会微信群中发放电子问卷，微信群中的读书会负责人或工作人员随机应答，并直接回收到问卷样本库中。

2.2 数据来源与分布

通过电话问卷和电子问卷两条渠道收集有效问卷共计135份，调查范围涉及全国16个省市的各类读书会组织。因为此次小型调查采取的是随机抽样的办法，而非根据各省市读书会总体数量进行的配额抽样，所以百分率并不代表各省市读书会在全国整体中所占

* 本文系北京市教委科研项目“北京市政务公共信息传播的对称性与舆情主导机制研究”(项目编号:04190118002/026)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常昕(ORCID:0000-0003-3577-771X)，讲师，博士，E-mail:changxin1453@163.com。
收稿日期:2019-02-14 修回日期:2019-04-23 本文起止页码:82-87 本文责任编辑:易飞

的大致体量,仅用来显示本次调查所使用的两个抽样框内读书会组织在全国各地的分布情况。

2.3 深度访谈

笔者及团队人员自 2015 年开始跟进各地读书会活动和各类研讨、培训活动的开展,先后访谈了 50 多家读书会的负责人或主创者。访谈提纲围绕读书会的创建、定位、阅读范畴与活动、读者群、经费和资源来源、困难问题等方面展开,相关访谈结果亦在本文有所体现。

3 读书会的运行面貌

3.1 成立时间

在受访的 135 家各类型读书会中,41.48% 的读书会成立于 2015 - 2016 年,36.3% 成立于 2010 - 2014 年,即近 8 成读书会成立于 2010 年之后。另外有 13.33% 的读书会是 2017 年之后成立的,有 8.89% 的读书会发展的历史更长一些,是在 2010 年之前就成立了。

随着全民阅读的倡导和推进,2014 年之后涌现出了更多的读书会群体,成为推动社会各界阅读风气养成的新鲜和活跃力量。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重视调查数据所反映出的潜在问题,即读书会尤其是民间小型读书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调研过程中发现,不少民间读书会曾经活跃在 2010 年前后,通过在豆瓣小组、百度贴吧等发帖组织读书会活动,当进一步检索其在新近几年的活动时,就很难再找到记录了。有的读书会更换组织者之后就此停办,有的因发起人时间和精力有限、放弃做读书会而停办,等等。在依据人民出版社读书会的通讯录做电话问卷时,课题组也时常遇到对方给出"不办了""换人了""不清楚"等回应。也有人回应称,当时为了办读书活动而临时成立了一个读书会,但后续运行事项繁琐,又因不是主营业务,所以就停办了。

读书会从前至今都是一个基于阅读趣味或个体精神需求而自发组织的团体。在我国,读书会的属性成分相对多元,行政或事业单位、中小学、高校、图书馆等机构主导下的读书会往往是机构或组织全局中的一个分支或局部,在人、财、物上受到不同程度的保障。而大批民间读书会缺少对外力的依附,受制于人、财、物的约束和匮乏,这是一些读书会发展乏力、生命力不足的关键原因。

3.2 团队面貌

3.2.1 团队规模 本次调查的受访对象中,61.48% 的读书会运行团队的规模是"10 人以下";17.04% 的读书会团队规模是"10 - 30 人";8.15% 的读书会的团队规模是"31 - 50 人";13.33% 的受访读书会团队规模在"51 人以上"。

可见,有超过 6 成的读书会是 10 人以下的团队在运行,有的只有 2、3 人参与读书会的常规运行,包括线下活动的场地安排、活动设计、读者召集以及活动的线上发布、成果总结和多渠道发布等。

尽管很多读书会运行团队规模小、人数少,但他们能够在工作范围和具体职责上进行明确分工,各就其位,从而保证读书会运行的工作效率。比如兰坪沧江读书会设置了办公室、宣传组、活动组、后勤组 4 个职能小组,每个组(室)3 人,将细节性工作具体分配到人。这样一方面确保了读书会工作责任和分工明确;另一方面,人员固定保证了团队结构的稳定和配合上的顺畅,从而给读书会活动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创造了管理条件。

3.2.2 职业状态 在所调查的 135 家读书会中,从团队成员的职业状态或从事读书会活动的身份来看,有 74.07% 的读书会其团队成员都是"兼职多于全职"的状态;16.3% 的读书会中团队成员是"全职多于兼职";9.63% 的读书会中的工作人员"全职兼职相当"。笔者随机询问了若干读书会创始人或负责人的职业情况,结果如表 1 所示,读书会活动的倡导者来自于各行各业,且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坚持从事读书会的创办和运营。

表 1 读书会负责人职业情况列举

读书会名称	地点	成立时间	发起人/负责人	职业
囤粮计划读书会	广东	2015 年 11 月	黎炜湘	会计师
大庆书友读书会	黑龙江	2012 年 5 月	白玉兰	记者
沧江读书会	云南	2017 年 10 月	宋彪	大学教师
奥林浦斯学院	北京	2013 年 7 月	卿涛	软件工程师
言石读书会	北京	2011 年 2 月	李娟	工人

不仅很多读书会的负责人是兼职的,读书会团队中的工作人员或长期服务于读书会活动的志愿人员也都是在本职工作之外服务于读书会的运行和成长的。在不少受访者看来,读书会本身是基于阅读兴趣而自发形成的团队或组织,成员来自于社会,读书会的发展也必须利用和借助广泛的社会力量。

4 读书会的活动模式

4.1 活动前端:线上召集并在线下形成阅读群组

目前,多数读书会都通过线上渠道发布读书会活

动信息、召集读者或会员等,并且有些读书会的线上传播渠道不止一条。因此,本题目设置为多选题,读书会可视情况选择其常用的一条或多条线上信息渠道。在所调查的 135 个对象中,70.37% 的读书会常借助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信息发布或召集活动;54.07% 的读书会常借助微信群;20.74% 的读书会常借助 QQ 群;14.07% 的读书会常借助微博;11.11% 的读书会常借助自身官网。此外,还有 8.89% 的读书会选择了其他线上渠道进行信息发布或活动召集,其中包括“豆瓣小组”“互动吧 APP”等线上工具。

4.2 活动过程:4 种典型的阅读形式

在前期调研访谈的基础上,我们在问卷中列举了读书会实践中最常用到的 4 种阅读形式,分别是读书讨论、领读、作者讲座和听书。在预调查中发现这 4 种形式大体可以覆盖多数读书会的运行实际,在正式调查中遇到 4 种形式之外的情况,则计入“其他”项。受访读书会可根据实际选择一项或多项常用的阅读形式。

统计显示,83.7% 的读书会在日常组织活动时实践过“读书讨论”的阅读形式;52.59% 的读书会实践过“作者讲座”的形式;53.33% 的读书会实践过“领读人领读”的形式;17.78% 的读书会实践过“听书”的阅读形式。总体看,读者或会员共同参与阅读和讨论的“共读”形式是最受欢迎和实践中最普遍的。以书籍作者或在某个领域、某本著述、某个话题上更有“意见领袖”作用的领读人为主讲的“他读”加互动的形式也比较受到欢迎,分别有半数以上的受访读书会都曾采用过“作者讲座”或“领读人领读”的阅读形式。

4.2.1 读书讨论

(1)线下共读。读书讨论的阅读形式也可以称为“共读”,也即读书会活动的每位参与者都要在活动中带读、发言或讨论,多人共同完成书目内容的阅读,同时,彼此的认知、观点在此过程中产生交集和碰撞,参与者通过“共读”获取更充分的阅读体验。读书讨论的形式通常要求读者在规定的时间内分享心得和观点,并穿插互动讨论。

例如,杭州博畅读书会发起人林凯在访谈中提到:“一场共读沙龙我们的时间是 13:30 - 17:00,三个半小时,中间休息 10 分钟就继续讨论。读过的人每个人分享 5 - 10 分钟,怎么分享由他自己决定,可以梳理一下这本书的脉络或主要观点,也可以谈谈对那几个观点的看法以及延伸的思考。参加者逐个分享,每个人分享之后会有一个简短的讨论。”

(2)线下精读。上述线下共读的读书讨论形式是比较典型和有代表性的,只是不同读书会在总体时间和发言时长上略有不同。但是这一类阅读形式适合于阅读难度较低、共同参与性强的通识性、普及性读物。参与者可以一章一章地读、讲或概括。然而,对于一些行业性很强或相对晦涩难懂的阅读对象,比如哲学经典、古文文献等,则适合采取小范围的线下精读方式。精读同样可以共同参与,但需要随时介入讨论和问答,甚至需要一句句地进行解读和分析。

(3)线上共读。对于完全采取线上阅读的读书会来说,线上共读是一种主要形式,即大家围绕同一本书在阅读线上群内发言和讨论。但是这种形式的秩序化和效率很难得到保障。因此,有些读书会将线上共读作为线下活动的一种补充,在必要的时候开展,通过当下流行的“线上打卡”的方式进行阅读讨论。

4.2.2 领读模式

从字面意义上说,领读指的是在集体阅读活动中,有一个人带领和引导众人进行阅读。与共读相较,领读有两个关键特征:一是担任领读任务的阅读个体需要对阅读对象有更深的介入性或具有更丰富的阅读活动经验,其在阅读能力或阅读综合素质上有强于他人之处。而共读参与者的阅读能力一般而言是比较均衡的。二是领读行为通常带来意见领导力,领读者易于成为读书会活动的意见领袖。而共读活动中,阅读个体的机会均等,且有主持人的现场控制,因此意见领袖不是天然存在的。

正是因为领读可以切入阅读对象的重点、要点,能够省时省力地给读书会参与者提供阅读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阅读效果的“事半功倍”,所以,“领读人”成为受到各类读书会重视的角色。不仅如此,国家各层面的阅读推广机构也通过开展领读人挖掘、培训、奖励等机制,从社会力量中培养领读人,为阅读参与者树立“榜样”,并鼓励他们深入到学校、社区、图书馆等进行公益阅读服务。比如北京市东城区在 2018 年推出的“书香东城家庭领读人计划”,该计划遴选出了 50 多名领读人前期接受系统培训,进而让他们深入到各个社区帮助成立和组织读书会。

具体到读书会的常态运行,领读人是读书会阅读组织结构的一部分。领读人作用发挥得好,读书会的阅读效果可以得到立竿见影般的体现。而在宏观维度上,领读人则是国家和社会阅读推广的重要力量,是阅读推广这项长期艰巨任务的承担者,因此,其作用和功能体现为长效性、长期性。实际上,除了一些在社会上享有知名度、受到荣誉表彰的领读个体,读书会范围内

有大量的读者、志愿者在默默从事阅读领读或阅读导读的工作。

领读模式的潜在问题是领读人、主讲人之外的其他参与者的阅读效果是否得到了提升。领读人或主讲人本身的阅读经验和阅读准备是较丰富的,容易在读书活动中形成意见导向,成为意见领袖。同时,因为有领读人在,所以其他参与者容易产生阅读惰性,本着去"听讲"和被动吸收的态度去参与读书会,这样的阅读效果恐怕要比共读弱一些。

4.2.3 作者讲座 这种阅读形式指的是读书会邀请图书作者或者对某个主题有心得、有发言权的学者、专家以专题讲座的形式进行阅读传播。对于读书会组织方来说,作者讲座是一种操作流程相对简单的组织形式:以作者、专家讲座为主,主持人穿插并在末尾辅以听众提问。同时,图书或作者的"粉丝"是天然的受众,因而讲座形式还具有易于招徕读书会参与者的特点。

作者或专家讲座形式的缺点是:一般读者或读书会参与者的阅读介入效率偏低。因为这种形式下,传受关系比较明确,作者或专家是传播主体,听众则是客体。听众主动反馈信息的机会少,参与程度很难得到把关和衡量,即便从未读过这本书的听众,也可以在活动中被动听讲。

4.2.4 听书模式 听书模式是随着线上阅读工具、阅读服务的出现而逐渐形成趋势的一种阅读模式。与其他几种阅读模式不同,听书需要阅读个体通过线上渠道自行阅读,不需要专门集会在一起。

听书充分地利用了用户碎片化的时间,是典型的伴随性阅读,用户可以一边听书一边从事其他事务。正因如此,听书是网络读书会组织线上阅读活动或开展打卡阅读的重要途径。网络读书会中每个会员个体是散布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他们不需要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以固定方式参加线下集体阅读,只需要一个网络链接、一个阅读APP即可将彼此连通在同一个虚拟空间中。这种情况下,良好的网络阅读服务是吸引读者和流量的基础。以樊登读书会为例,其会员可以通过读书会自有APP或喜马拉雅FM的频道入口进行阅读,不仅可以在线阅读文字,也可以用收听音频的方法参与阅读;再如腾讯公司基于超大体量的微信用户群推出的"微信读书",也给订阅用户提供了听书服务,满足用户伴随性阅读的实际需要。

对于多数读书会而言,听书是常规纸本阅读的补充或开展线上阅读活动的一种手段,听书的有声资源往往是读书会成员内部录制产生的,分享到读书会公共空间供成员使用。如大庆书友读书会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书友原创作品的同时,辅以有声版本;武汉菱角湖读书会负责人每天在微信群中用语音朗读纸质图书的章节,成员们可点击听读,还可以进一步在群里提出问题和讨论。此外,读书会成员也可将其个人线上听书的链接分享到群里,供感兴趣者点击听读。

4.3 泛阅读模式:"阅读+"视角下读书会的活动实践

为了丰富读书会活动的多样性和趣味性,不少读书会在组织活动时还尝试了朗诵、观影、书画、篆刻、游戏、表演等形式。这些活动可以结合读书会参与者的个人兴趣,调动其参与积极性。在受访读书会中,71.85%采用过"篇章朗诵"这种活动形式,朗诵是纸介质阅读之外最受欢迎的活动形式;采用过"实物展示""电影欣赏""书画活动"3种形式的读书会占比分别是32.59%、32.59%和31.11%;采用过"亲子互动"形式的读书会占29.63%;实践过"阅读游戏"和"户外运动"形式的读书会各占25.19%和24.44%。

多元化的"阅读+"活动形式可以活跃读书会的阅读气氛、凝聚活动人气,但同时也引申出一个值得探讨和思辨的问题,即在读书会的概念或范畴下,"读书"或"阅读"究竟指的是什么?窄义上的读书即是以纸质或电子图书文本为介质的知识获取行为,但对以儿童、青少年以及视力欠佳的中老年为对象的读书会来说,窄义阅读是不充分的,不一定能达到好效果,有必要发展更宽泛意义上的阅读形式。广义上的读书或阅读能否将上述艺术活动形式涵盖其中?放在不同语境下,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回答。如缺少人际互动的个体阅读情境中,读书自然要回归其图书介质阅读的本义;以读书会为形式的集体阅读则有条件也有必要开展人际互动,因此,种种有益于信息认知和知识获取的艺术活动便成为广义阅读的实践形式。

5 读书会运行环节的症结与难题

5.1 发展定位不明确

读书会是一种群体性组织,需要沿着一定的路径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路径的规划应该是怎样的?路径指向哪里?路径的宽度、长度和广度何以界定?这一系列问题实则关乎读书会的发展定位和走向。调查发现,在这一问题上,各类型的读书会都普遍缺乏思考。

5.1.1 读什么——内容定位的问题 多数读书会在创办时都未考虑过读物定位的问题,通常是从发起人、

组织者个人角度对阅读内容进行筛选和敲定,告知广大书友去准备或购买书籍,进而在后续活动中组织阅读。这种基于个人取向的读物选择方式,使得很多读书会都存在内容铺排面广且零散的问题,导致阅读缺少一定的连贯性和纵深感,给书友或读者带来浅尝辄止的感受,不利于读书会人员的粘性和发展的长期性。

5.1.2　谁在读——人员定位的问题　调研发现,多数读书会在进行活动人员召集的时候通常采取"广发英雄帖"的做法,将活动发布到微信群、公众号或其他线上渠道,号召广大书友、读者或会员积极参与。"广发英雄帖"能够最大程度地通知并号召参与者,但是有一个前提是很多读书会都忽视的:群里的书友或读者的阅读喜好、阅读能力是否具有一致性,所提议的阅读主题或读物是否在他们的兴趣范围和接受能力之内。有的读书会在发布活动通知之后,由于无人参加或人数不足而无法开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活动内容与人员属性的不对位。

5.1.3　怎么读——形式定位的问题　经分析,读书会的阅读组织形式和阅读方式的选择归根到底取决于两个因素:①由阅读内容,如一些以哲学阅读为定位的读书会往往采取精读的做法,以普及性读物为阅读对象的读书会则常采取共读的方式进行。②由读书会类型和读者特征,如公共图书馆主导下的读书会往往采取开办讲座的方式进行,应召而参与的读者也一般带有随机性和阶层广泛性,不以读为主,而以听为主;一些个人主导的民间读书会则较少采用讲座和领读形式,因为他们的公共资源、人脉资源、财力保证都难以支撑讲座、领读的相关需求。调查发现,不少读书会在选择阅读方式和组织形式时也存在盲目性和随意性,未能结合自身阅读内容、资源条件和读者特征进行合理定位。

5.2　人员门槛缺少准入机制

读书会以兴趣为基础,将原本毫无关系的社会个体和组织聚集在一起。严格意义上,读书会需要围绕阅读本身对进入这一组织的个体进行把关、筛选和细分,建立具有约束性的准入机制,以确保组织内部的纯洁性和目标一致性。但调查发现,各类读书会都缺乏这样一套行之有效的准入机制。比如,有些读书会完全不设门槛,只要组织外的人士表达出希望加入的意愿,读书会微信群的群主或负责人就将其加入群组,成为读书会的一员书友。这导致很多读书会的线上线下群体十分臃肿、庞大,甚至超过几千人。有些读书会对读者人数之众引以为傲,而实际上读书会对加入其中的读者或书友的信息和情况掌握多少?书友之多会不会在管理上制造障碍和冲突?这些现实问题实则并未考虑清楚。

5.3　读书会阅读效果缺乏衡量标准

在操作层面上,读书会组织本身多采用口头问询、私下交谈的方式来掌握读书会的实际效果。如大地读书会的负责人李杭蔚在访谈中提到,每次活动她都在外围进行现场观察,观察读者在活动中的表情和反应、工作人员的表现和应对等。读书会的工作人员也会私下与读者进行交谈,了解他们的感受和反馈。这样的做法的确有助于读书会活动的改良和进步,但口头问询、私下交谈的弊端是不一定能得到读者或书友完全真实的想法,更不能在大范围内顾及多数人的意见和态度。

6　促进读书会运行发展的几点建议

6.1　借助技术手段细分阅读行为

针对发展定位不明晰的问题,目前有些读书会正尝试采用技术手段对读书会阅读内容、形式和群体进行甄别和细分,以明确自身的发展定位。如飞茫读书会于 2016 年 12 月正式上线了一款智能淘书 APP"飞茫书房",经过两年的运行,截至 2018 年 7 月,"飞茫书房"的数据库已录入 600 万条图书信息。同时,通过人工智能若干算法模型可以快速且精准地进行书单筛选,向用户推送符合其需求和喜好的书单选项。飞茫读书会的做法带来的启示是,各个读书会可以广泛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推送的精准性和便捷性,对读书会内部读者的偏好和读物需求进行细分处理。在此过程中,读书会的阅读内容、阅读人群、阅读形式的定位也会逐渐得到调整和呈现。

6.2　建立有效的人员准入和退出机制

读书会在已具备一定读者基础的情况下,应当从主客观两个层面提高入会门槛:客观层面,可采用线上问卷或增设填答项的办法,将一部分阅读意愿不甚强烈、对加入读书会持有无所谓态度的用户排除在外;主观层面,读书会负责人或运行人员可以根据会员注册信息进行主观筛选,同时,周详的注册信息对读书会进一步确定阅读范围、阅读内容以及细分活动也是有帮助的。

同时,读书会也有必要建立有效的监督和退出机制,以保障纯粹、平等、和谐的阅读环境。可以在线上群组设置管理员或值日生,负责监督和管理线上发言。如果有人在线上推送与阅读无关的信息,则采取一次

提醒、二次警告、三次踢出等类似做法,净化各类线上群组的信息传播环境。此外,读书会的负责人要从整体上对读书会的成员情况、人际关系、阅读秩序进行掌控。读书会的每一位参与者也应负有共同监督的责任和义务,并可以用民主投票的方式决定秩序破坏者的去留。

6.3 结合出口调查测量读书会的活动效果

出口调查,是国外政治大选活动中常用的用来测量选民态度的民意调查工具和方法。调查机构会派遣调查人员向刚刚走出投票站的每位选民分发问卷调查,以此统计、分析和预测投票结果。出口调查工具可以被借鉴并应用于读书会活动效果的测评中,比如读书会工作人员提前做好一份电子问卷,活动临近结束时发放到线上群组,请每位参与者填写,由此可以即时获取活动效果的反馈,且普遍性高,能反映整体态度。读书会可以在活动之后深入研究出口调查的反馈结果,研究不足之处,以求改进提高。

参考文献:

[1] 梁志敏. 我国公共图书馆读书会调查[J]. 图书馆论坛,2015,35(7):49-54.
[2] 黄辉,凌征强. 全民阅读视角下我国高校读书会发展策略研究[J]. 高校图书馆工作,2016,36(6):90-93.
[3] 向剑勤. 读书会的演进及其功能探析[J]. 图书情报工作,2016,60(5): 38-44,76.
[4] 陈雨杏. 加拿大多伦多公共图书馆读书会的调查与分析[J]. 图书馆学研究,2015(12):86-92.
[5] 侯君洁. 香港地区读书会的发展及其启示[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5,33(6):66-71.

Analysis of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Activity Model of Reading Clubs: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 Based on 135 Reading Clubs in China

Chang Xi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Publish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 Beijing 102600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Describe the organizational features, specific ways of activities and reading methods of all kinds of reading clubs in China, analyze and present the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operation of reading clubs, and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Method/process**] By means of social investig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quantitative data and first-hand arguments about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reading clubs were obtained. [**Result/conclus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re are some cruxe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reading clubs, such as unclear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lack of access mechanism for personnel threshold, lack of measurement of reading effect, etc. Then it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such as subdividing reading behavior by means of technology, establishing an effective mechanism for personnel entry and exit, and measuring the activity effects of the reading clubs by means of export survey.

Keywords: reading club　operating mechanism　reading model　reading orientation　reading effect